

■奉川探幽

周村,我的外婆家

秋实

周村是我的外婆家。去年听说周村在办菊花展,问是否是江口街道的周村?得到肯定的回答时,我还不相信,这小小周村也能办菊展?心想一定得去一趟看看。

本以为菊花展是在一个大棚内或是一座围着篱笆的大园子里,一盆一盆菊花摆在架上,标志着花名让人观赏。谁知周村的菊花展居然直接将菊花种在了村道两边、房前屋后和河岸上。菊花品种虽不多,但颜色倒是相当得丰富和鲜艳,也难怪会备受人们的欢迎,成了一个网红景点。

沿村道赏花前行,见到了村中我最熟悉的祠堂。这祠堂是周姓人家的宗祠,周村人习惯称呼它为

“老祠堂”。我外婆家原先就在祠堂的东面,小时候来外婆家,这老祠堂是我和小伙伴玩耍的好地方。

如今,祠堂三开间门庭的正门横楣上“周氏宗祠”的横匾尚在,不过前檐的横梁上却加挂了一块“周村文化活动中心”的横匾,只见大门两边的门房内,老人正在下象棋、打牌等。

记得小时候,老祠堂的西门房是供销社设在村里唯一的一家小卖部,东门房开了一家理发店。因此,来祠堂小店买油买盐或者来理发的人络绎不绝。遇上下雨天,这祠堂的大门廊里更是坐满了人,听小卖部店主讲外面的故事。

老祠堂最为热闹的时节还是过年的时候。祠堂前红石板铺就的道地旁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货摊,有

卖面人的、卖甘蔗的、卖气球鞭炮的、卖瓜子炒花生的。而这当中,最为快活的就数我们这一帮小孩,拿着大人给的压岁钱,非得相互攀比谁的鞭炮炸得响,谁的玩具更漂亮。

走进大门,老祠堂高高的戏台犹在,原先台上早已斑驳的画栋和藻井已粉刷一新。记得小时候,我曾问过外公:“这栋梁和台顶画的是什么?”外公告诉我:“这都是戏文上的故事。”如今,我抬头细观,发现上面还真画有“三娘教子”“八仙过海”“岳母刺字”“李逵救母”等戏曲故事。

周村不大,居住着百余户人家,可是当年的“周村剧团”在江口一带却相当有名,过年时节不但能排几场大戏在老祠堂连演几晚不说,还能出村去附近的后竺、南浦、方桥等地交流演出。更难能可贵的是“周村剧

团”唱的是京剧而不是越剧,这在当时的奉化乡村剧团中是比较少见的。

我的三个舅舅和大舅妈都是“周村剧团”的台柱子。记得那年,“周村剧团”在老祠堂演《穆桂英挂帅》,大舅妈饰演穆桂英,演到穆桂英与番将开打,密集的锣鼓声加台上激烈的博打,吓得台下观看的表妹躲在外婆怀里嚎啕大哭,大声嘶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再打我妈妈要被人打死了。”表妹的哭喊声引来了台下观众的哄堂大笑。至今,这事还被我们拿来取笑表妹。

其实周村地处平原,向来是富庶之地,只是改革开放后村里没有其他产业兴起,导致周村的名气日渐式微。这次周村借举办菊花展一夜成了网红村,也希望今后能探寻出一条乡村休闲旅游的致富路。

■岁月风铃

过年拾遗

沈荣泉

小时,家里就我一个孩子,每当过年前的一段时间,母亲就会叫我帮她料理过年的一些事,其中磨粉是一件重头事。

因为那个年代,在咱农村还没有水磨机,而汤果、米豆腐、米馒头等这些过年时必不可少的点心类食品,则先需把米经过浸泡后再将其磨成粉。

石磨是由磨盘、磨嘴、磨单和磨床构成的。磨盘是由上下两块圆形的石块组成,下磨盘固定在磨床里,上磨盘有一个“o”型的孔,磨粉时,一点一点的米就是往这孔里添进去的,俗称“添磨头”,两磨盘相交的一面各有一条条齿痕,叫磨槽。上磨盘的一边有一个连接磨单的磨嘴(也叫磨耳)。磨单呈“上”字型,不过那“上”字一竖旁边的半横只是一个短短的圆柱体,当那圆柱体套入磨嘴孔时,就可以推磨了。

磨粉,除了需要有人推磨外,还需有一个人添磨头。我人小,母亲不让我干较费力的推磨活,而是叫我添磨头。年少时我模仿性强,平时常爱模仿大人在劳作中的各种动作,虽然从没正儿八经地干过添磨头的活儿,可我多次看到过母亲、婶婶及嬷嬷们添磨头的动作,自然也就学会了。

记忆中,母亲在一边推着磨,而我则站在磨床边,左手按着磨嘴,右手握着一个比调羹再大一点的铜瓢,在一圈一圈地旋转着的同时,不时地添点磨头。

添磨头,看上去无甚技术性可言,但分寸要拿捏得恰到好处也非易事。当上磨盘一个“o”型的小圆孔正好旋转到自己面前时,右手就要飞快地把从身边面盆里舀起来的那一小瓢湿淋淋的水米倒入小圆孔里。这舀起来的水米既要有水又要有米,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多了磨出来的粉就不是很细腻了,太少了磨槽齿就会磨出石粉来。但石磨一圈一圈旋转的速度又相当快,每一圈都要重复着这样一个动作,这就全凭添磨头人的感觉和熟练程度了。

对我们孩子来说,凡事图个新鲜,磨粉这活儿时间长了,就会感到枯燥乏味,也因此特别容易累,可一想到这是为过年作准

备的事,也就来了精神。在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数数,从一数到一百,数到两百,数到三百……有时候,母亲会边推磨边给我讲一些“天话”,什么《老虎精》《狐狸精》等等。有一次,母亲索性向人家借来了一台收音机放在推磨的地方,让我一边听一边添磨头。如此,这个活非但不觉得枯燥无味,反而更快乐了呢!

将米磨成粉后,除做汤果不需要再作特殊加工外,做米豆腐和米馒头还有一个重头工序。制作米豆腐时,需先将磨出来的水米粉倒入尺八大的锅内,用米杖不断地搅动,然后灶膛里用火慢慢地烧着,一般以3个稻草把为准,即3个稻草把烧完了,一锅米豆腐也就差不多熟了。这时,可绝对不能用猛火,否则会烧焦,俗语称“注底”。随着文火慢慢燃烧,水米粉渐渐地越来越稠,搅米杖的人会越来越费力,直至额上冒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亏得邻居们都会前来帮忙,主动地一个接一个地抢着搅米杖。

那时,我人小,还没有力气干这活,只能坐在灶口里烧火,等着吃米豆腐的锅巴。待到米糊大冒热气泡,米杖往上一提,杖底不沾米糊才算熟透,可以出锅了。紧接着将整锅的米糊倒入洒过水的团箕中。团箕是竹制的浅圆形器具,洒水是为了防止米糊粘住。然后就可以用湿的蒸笼布将米糊压成厚五厘米左右的巨饼状,再经过半天或一个晚上的冷却,用菜刀将“巨饼”切成一个个方块,米豆腐就这样完成了。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蒸米馒头。夜里,窗外飘着雪花,我和父亲坐在灶口前,看着母亲将发酵过的水磨米粉一勺一勺地舀到铺着白纱布的蒸笼上,然后把蒸笼盖上,再放到那口加好了水的尺八大锅上。

灶膛里的柴火“噼啪”有声,映着我那红扑扑的脸蛋。这时候,父亲就会给我讲《七侠武义》等书,而我则很快就会被吸引到故事情节中,忘了周围的一切。

不知过了多久,母亲打断了父亲的讲述,说锅里的米馒头可以出锅了。每每这时候,我都会急忙跑上前去,不顾刚出锅滚烫的米馒头,拿起一个,边喊“烫烫烫”,边往嘴里塞。那白嫩嫩,香喷喷,散发着淡淡酒香的米馒头,咬上一口,软软的,可真好吃啊!

■奉邑风情

话说过年旧风俗

陈捷

在我们这辈人的记忆里,过年是一件很隆重很热闹的事情,一般从农历十二月初开始,主妇们就要忙碌起来了,她们做年糕、磨汤果、掸尘、祭灶君……一直到农历正月十八,才算真正过完了年。

做年糕。年糕寓意“年年高”,是奉化人过年少不了的一道点心。过年之前,家家户户都会做年糕,主要做条形年糕,常年用水浸泡着,方便随时捞起食用。

磨汤果。每到农历十二月,主妇们就会准备制作水磨汤果粉,同样用水浸着,要吃时提早一天将其捞起用布盛着沥干,就可做成汤圆、汤果、圆子等。

掸尘。都说“新年新气象”,过年之前,将家里里里外外打扫干净,然后挂上灯笼、贴上对联,才有“热热闹闹过大年”的氛围。

办年货做新衣。临近过年,家家户忙着置办年货,既要买瓜子花生,还要买鸡鸭鱼肉,不把家里塞满不肯罢休。而对孩子来说,最高兴就是置办新衣。

祭灶君。过去人们习惯在灶门上贴一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这是人们寄托在灶王身上的希望。过年期间,送灶君上天,有一定的仪式,一般在农

历十二月廿三这天举行。

谢年祭祖吃年夜饭。农历十二月廿八、廿九、三十,是人们谢年祭祖的日子。这天晚上,一家人团团圆圆一起吃顿年夜饭,才算是真的过年。

辞旧迎新。除夕夜里,不管老少都要洗好澡换好新衣,等待新年的到来。这天晚上,长辈会给小辈分发压岁钱,还会在临睡前放上三个关门炮,正月初一大早再放三个开门炮。

走亲访友。春节期间,走亲访友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人们互相恭贺新禧,相聚一起吃吃饭聊天。

灯节。一般农历正月十三上灯,十八落灯。大多数人会用竹条、彩纸做成兔灯、鲤鱼灯、荷花灯、蜻蜓灯等,挂在家里。

赶蛇虫。正月十四晚上,以小孩为主,两人搭档,一人在前面大喊:“蛇虫八脚走出去。”后面一人用竹棒边打地边喊:“打!打!”寓意把家里的蛇虫都赶出去。

闹元宵行灯会。正月十五,家家户户吃汤圆,猜谜语,到晚上一定时候,村里人到操场集合准备行灯会。一般由总指挥统一指挥,全村人手提彩灯列队巡游,绕村一周。

到了正月十八,春节才算真正过去了,村民们开始准备春耕,期待来年好收成。

■生活七彩

冬日暖情

任海英

一夜朔风把窗前的无患子树刮得只剩下光枝。今天是入冬以来最冷一天,凛冽的西北风,迫使我穿上厚棉衣,但身手还是瑟瑟发抖。

中午有事去东站,刚跨出小区,就看到一辆5路车从马路对面开过。隔着马路,奔跑无益,无奈只能在电动机修理店前等待。无聊之中,回头观看,只见店里一位师傅在绕漆包线,见我站着,笑眯眯开口:“进来坐一会吧,今天外面风特别大,下班公交车到估计还要等十多分钟哩。”说话

间,只见他出来门边洗手,淘米。忙好后,从店里端了一把凳子出来,放在我面前说:“请坐吧!”

我打量了一下他的店铺,小屋简陋,不足十平方米,只见店里地上到处摆放着待修理的电动机,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各种型号规格都有。角落里张折叠小饭桌,上面放着电饭煲,旁边放着电炒锅和一些吃饭的家当,可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在我打量屋子时,他又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递给我,“天气冷,您拿着暖暖手吧!”我接过白开水,内心感动万分,素昧平生,不速

之客,如此这般真诚相待,真的是让人暖心又暖手。话匣子一打开,我问师傅:“生意如何?”他说:“还可以,就是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我说:“你应该招个徒弟帮你。”他回答道:“徒弟难招啊,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这一块。”

师傅告诉我,干他们这一行,首先要敬业。即使是炎热夏天,只要客户急着要用待修的电动机,他们就要每日赶“夜工”,帮客户修理好。那蚊虫叮咬,汗流浹背,都是常事。师傅说,做修理这一行,就要吃苦耐劳,还须耐得住寂寞和无聊。“你说80后和90后,谁还愿

意学这个?”师傅叹了口气说道。

听师傅一席话,我深思了良久。师傅的言语虽然没有什么闪光点,但言语外的正能量却融化了冬日严寒。每个人的生活看起来迥异,其实本质大同小异,都在求生存。细看是碎片组合了生活,远看则是在时光和岁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寻觅能够让自己和家人幸福的源泉,其中包括职业、健康、物质、荣誉、成就等等。

冬日里的晌午,一凳子,一杯茶,一席话,启迪感慨:做人怀揣真,才能收获暖!



奉城新景

陈亚青 摄

■心香一瓣

春,喜上眉梢

陈亚青

让人念念不忘的是春字,这种恋春之情在冬天尤甚。当冬天还是咄咄逼人,草木凋零,百虫冬眠,人们翻箱倒柜,找出冬衣堆里最厚实的棉衣,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但寒冷仍无孔不入,心里想念的是春天里的温馨。

蜗居在家,坐在灶膛前拨火添柴,炖一盆热气腾腾的羊肉,煮一锅香喷喷的萝卜牛肉,盛一碗浓稠的酒酿圆子汤,呷一口烫嘴的米酒,那些记忆里的味道,总是百吃不厌,嘴里嚼着,心里却得陇望蜀,想着再加一碗春天里的鲜味。

冬季以抛撒漫天飞舞的雪花,开放傲霜斗雪的梅花,向人们

炫耀着魄力与非凡,征服广袤大地。殊不知冬天已是色厉内荏,听听人们口中的念叨,“春节还有一个月”“还有20天”“还有……”倒计时的口吻,把“春”字挂在了嘴边。掐指巴望的要数孩子们最来劲,放假了,他们像没套笼头的马,被课堂羁着的心,终于可以超脱地轻狂起来,骑自行车,踏着滑板,兜兜转转,

惊飞四处觅食的鸟雀,一场鹅毛大雪,他们用唾手可得的道具,堆雪人、打雪仗、滑雪道,大人们觉得索然无味的事情,孩子们可以玩得热火朝天,浑身的热血,在噔声跺脚中沸腾。路旁已响起噼啪之声,抬头仰望,烟花在空中绽开了笑脸。家家户户敞门迎接游子归来,久别重逢,夜

半絮语,满屋似春。此刻,团圆就像一缕徐徐的春风,吹进人们的心房。

大凡人的心情,总会写在自己的脸上。人们把这种喜形于色,用春字来表示其共通,倒也恰到好处,如春风满面,春心荡漾,少女般的情怀,按捺不住的窃喜,还是情不自禁地溢于言表,于是笑逐颜开,人面桃花,可与春色媲美。

喜欢朱自清的《春》雨:“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悠悠岁月,储存着多彩的生活剧照,连绵不断的春雨在朱自清看来,却犹如巧妇正在专心细致地针黹,飞舞的双手,穿针引线。朱自清的文字仿佛拨动情感的心

弦,在空旷的回音壁前,与自然合奏着春天的曲子,又宛如一位丹青妙笔的大家,缓缓地展开他的画轴手卷,春意盎然,引人入胜。

选一个雨后放晴的日子,迈开腿,在乡间的小路上踏青访春,儿时的纯真快乐,时不时地涌上心头。穿阡过陌,鞋沾泥土带泥,路两旁的野菜密密麻麻,它倒不在乎人们的待不见,不施肥,不呵护,自生自灭,横生斜长,与野草拥挤着,伸枝展叶。荠菜、马兰、鱼腥草……吮足了土地乳汁,在阳光下绿油油得发亮,像要溢出汁液来。不远处,豌豆吐出了绿丝卷须,枝条顺杆攀爬……

春天一瞥,竟如波澜壮阔的海洋。